

元次山集

丹徒王宜之
署檢

卷三之六



元次山集

淮南黃 又研旅訂

第三卷

閔荒詩一首

天寶丙戌中元子浮隋河至淮陰間其年水壞河防得隋人冤歌五篇考其歌義似冤怨時主故廣其意採其歌為閔荒詩一篇其餘載於異錄

煬皇嗣君位隋德滋昏幽日作及身禍以為長世謀居常恥前王不思天子遊意欲出明堂便作浮海舟令行山川改功與玄造侔河淮可支合峰嵬生回溝封隕下澤中作山防逸流船艦狀龍鷁若負宮闕浮荒娛未央極始到滄海頭忽見海門山思作望海樓不知新都城已為征戰立當時有遺歌歌曲太冤愁四海非天獄何為非天囚

天囚正凶忍為我萬姓讎人將引天鈐人將持天鍤上所監所求其心相與絕悲憂自得隋人歌每為隋君羞欲歌當陽春似覺天下秋更歌曲未終如有怨氣浮奈何昏王心不覺此怨尤遂令一夫倡四海忻提矛吾聞古賢君其道當靜柔慈惠恐不足端和忘所求嗟嗟有隋氏昏昏誰與儔

系樂府十二首

并序

天寶辛未中元子將前世嘗可稱歎者為詩十二篇為引其義以名之總命曰系樂府古人歌詠不盡其情聲者化金石以盡之其歡怨甚邪戲暗盡歡怨之聲者可以上感於上下化於下故元子系之

思太古

東南三千里沅湘為太湖湖上山谷深有人多似愚嬰孩寄樹顛就

水捕鰲反於都鱸所歡同鳥獸身意復何拘吾行徧九州此風皆已無

吁嗟聖賢教不覺久踟躕

隴上歎

援車登隴坂窮高遂停駕延望戎狄鄉巡迴復悲咤滋移有情教草木猶可化聖賢禮讓風何不變西夏父子忍猜害君臣敢欺詐所適今若斯悠悠欲安舍

頌東夸

嘗聞古天子朝會張新樂金石無全聲宮商亂清濁來驚且悲歎節變何煩數始知中國人耽此亡純樸爾為外方客何為獨能覺其音若或在蹈海吾將學

賤士吟

南風發天和和氣天下流能使萬物榮不能變霸愁為愁亦何爾自

請說此由諂競實多路苟邪皆共求常聞古君子指以為深羞正方
終莫可江海有滄洲

歎乃曲

歎音襖乃音
霽棹船之聲

誰能聽歎乃歎乃感人情不恨湘波深不怨湘水清所嗟豈敢道空
羨江月明昔聞扣斷舟引釣歌此聲始歌悲風起歌竟愁雲生遺曲
今何在逸為漁父行

貧婦詞

誰知苦貧夫家有愁怨妻請君聽其詞能不為酸嘶所憐抱中兒不
如山下魔空念庭前地化為人吏蹊出門望山澤回顧心復迷何時
見府主長跪向之啼

去鄉悲

踟躕古塞關悲歌為誰長日行見孤老羸弱相提將聞其呼怨聲聞

聲問其方乃言無患苦豈棄父母鄉非不見其心仁惠誠所望念之
何可說獨立為悽傷

壽翁興

借問多壽翁何方自修育惟云順所然忘情學草木始知世上術勞
苦化金玉不見充所求空聞恣耽欲清和存玉母潛獲胡故反無亂黷
誰正好長生此言堪佩服

農臣怨

農臣何所怨乃欲干人主不識天地心徒然怨風雨將論草木患欲
說昆蟲苦巡迴宮闕傍其意無由吐一朝哭都市淚盡歸田畝謠頌
若採之此言當可取

謝大龜

客來自江漢云得雙大龜且言龜甚靈問我君何疑自昔保方正顧

嘗無妄私順和固鄙分全守貞常規行之恐不及此外將何為惠恩
如可謝古問敢終辭

古遺歎

古昔有遺歎所歎何所為有國遺賢臣萬世為冤悲所遺非遺望所
遺非可遺所遺非遺用所遺在遺之嗟嗟山海客全獨竟何辭心非
膏濡類安得無不遺

下客謠

下客無黃金豈思主人憐客言勝黃金主人然不然珠玉成彩翠綺
羅如嬋娟終恐見斯好有時去君前豈知保忠信長使令德全風聲
與時茂歌頌萬千年

石宮四詠

石宮春雲白白雲宜蒼苔拂雲踐石徑俗士誰能來

石宮夏水寒寒水宜高林遠風吹蘿蔓野客熙清陰
石宮秋氣清清氣宜山谷落葉遂霜風幽人愛松竹
石宮冬日暖暖日宜溫泉晨光靜水霧逸者猶安眠

與黨評事

有序

大理評事黨晔好閑自退元子愛之作詩贈焉

自顧無功勞一歲官再遷跼身班次中嘗竊媿恥焉加以久荒浪悖愚
性頗全未知在冠冕不合無拘牽勤強所不及於人或未然豈忘惠
君子恕之識見偏且欲因我心順為理化先彼云萬物情有願隨所
便愛君得自遂令我空淵禪

與黨侍御

有序

庚子中元子次山為監察御史亮茂宗罷大理評事次山愛其高
尚曾作詩一篇與之及次山未辭殿中茂宗已受監察採茂宗嘗

相誚戲之意又作詩與之

衆坐吾獨歡或問歡為誰高人党茂宗復來官憲司昔吾順元和與
世行自遺茂宗正作吏日有趨走疲及吾汗冠冕茂宗正矯時誚吾
順讓者乃是干進資今將問茂宗茂宗若何辭若云吾無心此來復
何為若云吾有羞於此還見嗤誰言萬類心閑之不可窺吾欲喻茂
宗茂宗宜聽之長轅有修轍馭者令爾馳山谷安可怨筋力當自悲
嗟嗟党茂宗可為識者規

寄源休有序

辛丑中元結與族弟源休皆為尚書郎在荆南府幕休以曾任湖
南久理長沙結以曾遊江州將兵鎮九江自春及秋不得相見故
抒神與反所懷以寄之

天下未偃兵儒生預戎事功勞安可問且有忝官累昔常以荒浪不

敢學為吏況當在兵家言之豈容易忽然向三歲境外為偏帥時多尚矯詐進退多欺貳縱有一直方則上似奸智誰為明信者能辨此勞畏

與灤溪鄰里

有序

乾元元年元子將家自全於灤溪上元二年領荆南之兵鎮於九江方在軍旅與灤溪鄰里不得如往時相見遊又知灤溪之人日轉窮困故作詩與之

昔年苦逆亂舉族來南奔日行幾十里愛君此山村峰谷呀回映誰家無泉源修竹多夾路扁舟皆到門灤溪中曲濱其陽有閑園鄰里昔贈我許之及子孫我嘗有匱乏鄰里能相分我嘗有不安鄰里能相存斯人轉貧弱力役非無冤終以灤濱訟無令天下論

喻灤溪鄉舊遊

往年在瀼濱瀼人皆忘情今來遊瀼鄉瀼人見我驚我心與瀼人豈有辱與榮瀼人異其心應為我冠纓昔賢惡如此所以辭公卿貧窮老鄉里自休還力耕況曾經逆亂日厭聞戰爭尤愛一溪水而能存讓名終當來其濱飲啄全此生

忝官引

天下昔無事僻居養愚鈍山野性所安熙然自全順忽逢暴兵起閭巷見軍陣將家瀛海濱自棄同芻蕘往在乾元初聖人啟休運公車詣魏闕天子垂清問敢誦王者箴亦獻當時論朝廷愛方直明主嘉忠信屢授不次官曾與專征印兵家未曾學榮利非所徇偶得免醜降功勞媿分寸爾來將四歲慙恥言可盡請取寃者辭為吾忝官引寃辭何者苦萬邑餘灰燼寃辭何者悲生人盡鋒刃寃辭何者甚力役遇勞困寃辭何者深孤弱亦哀恨無謀救寃者祿位安可近而可

愛軒裳其心又干進此言非作戒此言敢貽訓實欲辭無能歸耕守
吾分

樊上漫作

漫家郎亭下復在樊水邊去郭五六里扁舟到門前山竹繞茅舍庭
中有寒泉西邊雙石峰引望堪忘年四鄰皆漁父近渚多閑田且欲
學耕釣於斯求老焉

訓裴雲客

自厭久荒浪於時無所任耕釣以為事來家樊水陰甚醉或漫歌甚
閑亦漫吟不知愚僻意稱得雲客心雲客方持斧與人正相臨符印
隨坐起守位常森森縱能有相招豈暇來山林

訓孟武昌苦雪

積雪閑山路有人到庭前云是孟武昌令獻苦雪篇長吟未及終不

覺為悽然古之賢達者與世竟何異不能救時患諷諭以全意知公
惜春物豈非愛時和知公苦陰雪傷彼災患多奸兇正驅馳不合問
君子林鴛與野獸無乃怨於此兵興向九歲稼穡誰能憂何時不發
卒何日不殺牛耕者日已少耕牛日已稀皇天復何忍更又恐斃之
自經危亂來觸物堪傷歎見君問我意只益胸中亂山禽飢不飛山
木凍皆折懸泉化為冰寒水近不熱出門望天地天地皆昏昏時見
雙峰下雪中生白雲

漫問相里黃州

東鄰有漁父西鄰有山僧各問其情性變之俱不能公為二千石我
為山海客志業豈不同今已殊名跡相里不相類相友且相異何況
天下人而欲同其意人意苟不同分寸不相容漫問軒裳客何如耕
釣翁

喻舊部曲

漫遊樊水陰忽見舊部曲尚言軍中好猶望有所屬故今爭者心至死終不足與之一杯酒喻使燒戎服兵興向十年所見堪歎哭相逢是遺人當合識榮辱勸汝學全生隨我畱退谷

雪中懷孟武昌

冬來三度雪農夫歡歲稔我麥根已濡各得在倉廩天寒未能起孺子驚人寢云有山客來籃中見冬草生木燒柴為溫酒煮鰕為作瀼羹汁反客亦愛杯尊思君共杯飲所嗟山路閑時節寒又甚不能苦相邀興盡還就枕

喻常吾直為攝官

山澤多飢人間里多壞屋戰爭且未息徵歛何時足不能救人患不合食天粟何況假一官而苟求其祿近年更長吏數月未為速來者

罷而官豈得不為辱歡為辭府主從我遊退谷谷中有寒泉為爾洗
塵服

招孟武昌

漫叟作退谷銘指曰干進之客不得遊之作杯湖銘指曰為人厭
者勿泛杯湖孟士源嘗黜官無情干進在武昌不為人厭可遊退
谷可泛杯湖故作詩招之

風霜枯萬物退谷如春時窮冬涸江海杯湖澄清猗湖盡到谷口單
船近堦墀湖口更何好坐見大江水欹石為水涯半山在湖裏谷口
更何好絕壑流寒泉松桂蔭茅舍白雲生座邊武昌不干進武昌人
不厭退谷正可遊杯湖任來泛湖上有水鳥見人不飛鳴谷中有山
獸往往隨人行莫將車馬來令我鳥獸驚

登殊亭作

時節方大暑試來登殊亭凭軒未及息忽若秋氣生主人既多閑有酒共我傾坐中不相異豈限醉與醒漫歌無人聽浪語無人驚時復一回望心目出四溟誰能守纓佩日與災患并請君誦此意令彼惑者聽

漫訓賈沔州有序

賈德方與漫叟者懼漫叟不能甘窮獨懼叟入須為官故作詩相喻其指曰勸爾莫作官作官不益身因德方之意遂漫訓之

往年壯心在嘗欲濟時難奉詔舉州兵令得誅暴叛上將屢顛覆偏師常救亂未曾弛戈甲終日領簿案出入四五年憂勞忘昏旦無謀靜兇醜自覺愚且悞豈欲早樾中爭食麤與蕢

麤糠中可食者下沒反牛馬食餘草節曰

譾反去年辭職事所懼貽憂患天子許安親官又得閑散自家樊水上性情尤荒慢雲山與水木似不憎吾漫以茲忘時世日益無畏憚

漫醉人不嗔漫眠人不喚漫遊無遠近漫樂無早晏漫中漫亦忘名利誰能算聞君勸我意為君一長歎人誰年八十我已過其半家中孤弱子長子未及冠且為兒童主種樂老溪澗

漫歌八曲

有序

壬寅中漫叟得免職事漫家樊上修耕釣以自資作漫歌八曲與縣大夫孟士源欲士源唱而和之

故城東

漫惜故城東良田野草生說向縣大夫大夫勸我耕耕者我為先耕者相次焉誰愛故城東今為近郭田

西陽城

江北有大洲洲上堪力耕此中宜五穀不及西陽城城上多野桑城中多古荒衣食可力求此外何所望